

农村小剧本

审椅子

李 骥 骥



农村读物出版社

圖文十國五

审椅子

· · ·



文社出版

农 村 小 剧 本

审 椅 子

(小 歌 剧)

李 骐 骥 作

剧 本 月 刊 社 编 选



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审椅子 (小歌剧)

李 骥 撰

剧 本 月 刊 社 编 选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

中国工业出版社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8}$ • 字数17,000

1963年11月第1版 •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 00,001—50,000

统一书号:T10168·19

定价:(四)一角一分

內 容 說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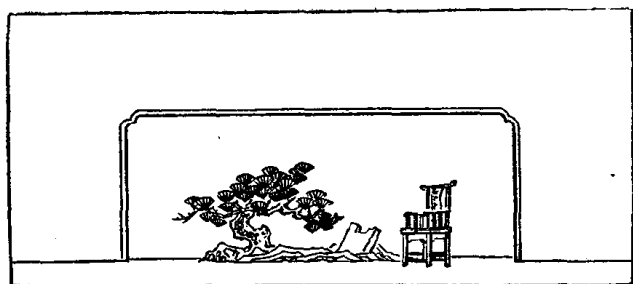
年三十晚上，生产队的业余剧团演戏庆祝丰收。老地主王老五在戏散之后，乘四下无人，偷走了一把椅子。老贫农王德全发现后，跟踪追寻，在山边找到了王老五和椅子。由于对阶级敌人的警惕，他没有受老地主的蒙骗，反而寻根究底，断定偷椅子的人正是王老五，就扭着他去找生产队长杨桂英。

有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社员王家昌，这时正好倒腾买卖回来，在山边见到这椅子，就顺手牵羊地搬回家中去了。等到生产队长杨桂英来时，不见了椅子，却拾到王家昌掉在地上的一本做买卖的账簿。王老五就乘机反咬一口，说椅子是王家昌偷的。杨桂英为了弄明真相，用审椅子的办法，终于揭露了地主王老五的阴谋。

原来，这把椅子是土改时期从王老五家没收的，椅垫里还藏着他写的变天账。最近听说蒋匪要窜犯大陆，他梦想天要变了，才想起偷这把椅子，以便取出变天账，准备跟农民倒算。王老五

的陰謀終于被揭露；恰巧變天賊上第一戶就是王家昌，這事給了忘本的王家昌一個很深刻的教訓，更使他認識到窮人翻身后走資本主義道路不但可恥，而且是危險的。

這個戲尖銳地表現了階級敵人正在千方百計地妄圖復辟，告訴我們絲毫不能放鬆警惕。



舞 台 設 計 圖

華 林 設 計

時間：一九六二年冬

地點：农村

人物：王德全——男，五十多岁的社員

王老五——男，六十岁的地主，人称“王老虎”

王家昌——男，五十多岁的社員， 人称“老
来福”

杨桂英——女，三十多岁的生产队长

〔这是年卅的夜晚，为了庆祝丰收，生产队的业余剧团演戏慰问社員。台上鑼鼓喧天，在演出結束的噴呐声中，幕启。台上有紅木椅子一张。王老五从乐池或观众席中偷偷的爬上舞台，胆战心惊的，看看四下无人，急将椅子搬下。王德全上。〕

王德全：（唱）战胜灾荒一重重，
丰收锣鼓闹腾腾。
适才戏散人归去，
场上搞的乱纷纷，
板凳椅子无人管，
砖头稻草满地扔。
这真是疮疤好了忘记痛，
好日子容易蒙眼睛。
队里一草和一木，
都是社员汗结成，
随便糟蹋心不忍，
要将场子拾个清。

【王德全收拾场子，发现椅子不在，跟踪追下。
王老五搬椅子上。

王老五：（唱）层层乌云风满天，
手拿椅子一溜烟。
适才去开丰收会，
满台锣鼓闹喧天。
这张椅子在台上，
好似钢针刺我眼。
自从土改被夺去，
哪日不想它到三更天。
椅子藏有我传家宝，
日夜想取无机缘。

我为它見到社員点头笑，
我为它見到干部嘴更甜，
我为它处处都把老命卖，
我为它打掉牙齿帶血嚙。
好容易脫去帽一頂，
不是地主是社員。
可惜是，千方百計难下手，
它天天放在队里边。
适才間，人家看戏我看椅，
心中好似滾油煎。
有道是，人到七十古来少，
只怕不久到黃泉，
再不取出传家宝，
眼看就要断香烟。
近来听說有战事，
国軍要进攻沿海边，
日也思来夜也想，
好日子莫非到眼前？
今夜椅子无人管，
我趁机搬椅到山边。

搬到这里，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离家又远，人不知，鬼不覺。椅子呀椅子！你又回到我王老五的身边来了，你又回到我王老五身边来了！你是我王家的，你是我王家的

呀！哈哈……

(唱) 取出当年留下的賬，

交給孙儿藏身边，

有朝一日风云变，

定叫那定叫那

穷佃户跪下边，

还我的財归我的田；

再拿人血来祭奠，

我死在九泉才閉眼。

急忙撬开夹层垫，

(用釘錘取下釘子，撬开椅垫，忽听內有人声)

啊呀！何人半夜到山边？

(惊慌失措的将垫安上，釘上根釘子，另一根釘掉地下，未能找着，王老五急将椅子搬着藏在一边。王德全上)

王德全：是誰呀？

王老五：啊，是他——(急中生計，故作追人状)站住！

王德全：哪一个？

王老五：哎呀，老兄弟你来啦，快追！(故作追人状，跌倒在地)哎呀，前面有人，你快追呀！

(王德全追下，王老五复返身搬椅子。王德全复上)

王德全：(唱) 半点影子看不見，

說什麼有人跑往山那边？

王老五：(作跌倒爬不起状)哎呀，你快追呀！

王德全：追什么？

王老五：有个人，搬件东西跑到山那边去了。

王德全：搬的什么东西？

王老五：我也沒看清。

王德全：（注意四周）呃，那是什么？

王老五：没有什么。

王德全：那黑黑的一堆是什么？

王老五：在哪里？

王德全：（走过去取椅子）啊，原来在这里。

王老五：是什么？

王德全：是那张紅木椅。

王老五：哎呀，好险哪！我追了半天，总算沒白跑，
把队里的椅子追下来了。老兄弟！

（唱）逢年过节要警惕，
党的教导記心間，
莫看我是新社員，
年紀虽老不偷閑。
刚才看見个黑影子，
搬件东西到山边，
一路追踪到这里，
正好你也来这边。

王德全：看不出你比治安委員还积极呀！

王老五：哪里哪里，爱护集体，人人有責嘛。

王德全：椅子給我送到队里去。

王老五：哎呀！天太晚了，明天我送去。

王德全：明天你送去？

王老五：是呀，今天是年三十，你还是回家过年
吧。椅子交给我，明天一早我送去。

王德全：还是我送去。

王老五：这点小事，还要你麻烦。你就回家吧。

你老伴还在家等你吃年饭呢。

王德全：王老五，你也要回家吃年饭了吧？

王老五：是呀，我们都回去吧。（王老五搬起椅子
就走，王德全见此情况，往事湧上心头）

王德全：站住！

王老五：（一惊）啊，干什么？

王德全：椅子放下。

王老五：呃，这是为什么？

王德全：王老五，你忘了过去年年三十你坐在这
张椅子上的威风了？

王老五：哎呀，哎呀，那是过去的事，今天我也
是社员了，你何必提那些旧事呢。老兄弟！

（唱）你我本是同根生，

都是王門好弟兄。

过去已经是过去，

今天我已是新人。

王德全：（唱）一个王字四笔写，

一紅一黑早分清。

王老五：（唱）如今你我同劳动，
紅黑早已分不清。

王德全：（唱）紅是紅来黑是黑，
烂鉄怎能比眞金。

王老五：（唱）窑里木炭虽然黑，
投入炉中已变紅。

王德全：（唱）眞金不怕火来炼，
黑炭見火变灰尘。

王老五：（旁唱）土改时就是我对头人，
今朝还是我眼中釘。
好容易椅子搬到手，
冤家狭路又相逢。
越思越想心越恨，
满腔怒火涌上心。

王德全：（旁唱）他祖祖輩輩坐此椅，
压死多少穷苦人！
哪根木头不是穷人的骨，
椅子全是血染紅！
椅子搯在他身上，
好似鋼針刺我心。

王老五：（旁唱）十三年苦水都吞下，
怎可今朝惹祸根，
罢罢罢，忍忍忍，
强带笑脸去相迎。

老兄弟！

(唱) 看人休要帶黑眼鏡，
党的政策要記在心。
我追椅子費尽力，
也是为公一片心。

王德全：(唱) 哪个看人帶黑眼鏡？
什么为公一片心？
椅子本是你家的，
今夜偷椅无旁人！

王老五：啊！

(唱) 我搬椅子不回家，
跑到这里来喝风？

王德全：(唱) 什么喝风不喝风，
分明你有鬼藏心中！

王老五：你不要冤枉好人哪！

王德全：哪个冤枉你，我們去見杨队长。

王老五：見杨队长，那好嘛。你去找她来，我在
这里等着。

王德全：一起去！（搬椅子）

王老五：不行，椅子是我在这里追下来的，要放
在这里等杨队长来看。

王德全：你不要耍花样！

王老五：你不要血口噴人！

王德全：放屁！

王老五：你放……(二人爭椅子，王老五趁机倒在地

下，順手抓到石头块將頭砸破)好，你打人！

王德全：你要賴！

王老五：不得了囉，黨員打社員囉！大家听着，

黨員打社員囉！

王德全：他媽的，老狐狸，走！

王老五：走就走，我還怕你！找楊隊長來，看看誰

是誰非！（二人拉扯下，椅子丟在場上。王家昌上）

王家昌：（唱）大年三十夜茫茫，

集上回來我王家昌。

全村四九三十六戶，

沒有哪家比我強。

三個兒子兩媳婦，

個個都能把活干。

去年我家蓋新房，

今年余糧堆在倉。

老漢沒事趕趕集，

順便又把小錢賺。

人人說我是老來福，

可惜是，如今不能置田莊。

人家開會我趕集，

辦來雜貨一大箱。

白天不敢回家轉，

怕只怕碰到王德全。

半斤老酒下了肚，

走起路来打晃晃。

迷迷糊糊山崗上，（望見椅子）

呀！莫非又碰上王德全？（急忙退回）

哎呀！怎么又碰上他啦？大概是我今天沒有参加庆丰收大会，跑去赶集，他又来找我的麻煩。让我上前打个馬虎眼，說两句好听的，混过去再讲。（把椅子当做王德全，走向前去）
啊呀！老兄弟！……（一把摸到椅子）啊！原来是一张椅子！我只当是我的冤家对头王德全呢。吓的我一身冷汗！（解开衣扣，坐上椅子，不小心，从怀中掉下一个腰本）好一张又光又滑的椅子。我好像在哪里見過？对对对，这不是我老东家那张紅木椅子嗎？他家就是坐这张椅子发财的，这是一张宝椅呀！哈哈哈，大年三十，开門見喜，我把它带回家去，也坐在这张椅子上学学我老东家那个享福的样儿啊！这真是：

（唱）有福之人不用忙，

无福之人跑断腸。

时来运至神也助，

天賜紅木椅一张。

哈哈哈……（下，杨桂英上，王德全、王老五随后追上）

杨桂英：（唱）天上无云不下雨，
地下无风不起尘。
大年三十偷椅子，
今晚出事为何情？

王老五：队长呀！

（唱）队长你好比包文正，
明镜高悬比水清。
德全作风太粗暴，
打得我头上血淋淋，
党员是群众的好榜样，
怎可动手就伤人？

王德全：（唱）装腔作势耍花样，
反而血口把人喷，
你半夜搬椅是何意，
到底存的什么心？

王老五：（唱）我提高警惕把坏人捉，
你打得我头上血淋淋。
丢了坏人你不赶，
到底存的什么心？

杨桂英：（唱）两人说话一个音，
是是非非尚难分。
德全脾气虽然躁，
不会动手就伤人。
他说有人偷椅子，